

曝書亭集

九

欽平知

解學

PDG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一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書一

與李武曾論文書

僕自季夏與武曾別舟行無事每誦武曾送行之文雖未即方駕乎古人其於今之爲古文辭者固已不侔矣日月逾邁易夏而冬知武曾近所造就當有十倍曩昔者然僕竊感古之君子往往以離羣索居爲過蓋切磨者寡則怠心乘之又恐武曾以僕之去復置古文於不講也故輒陳近日所得冀武曾垂聽焉僕之將游大同也筮之得明夷之旣濟文曰箕子之明夷利貞私念昔之聖賢文明柔順蒙難而克正其志以之用晦而明天殆欲嗇我遇以昌我文未可知也旣至大

同閉戶兩月深原古作者所由得與今之所由失嘿然以疑
憬然以悔然後知進學之必有本而文章不離乎經術也西
京之文惟董仲舒劉向經術最純故其文最爾雅彼揚雄之
徒品行自詭於聖人務掇奇字以自矜尚安知所謂文哉魏
晉以降學者不本經術惟浮夸是務文運之厄數百年賴昌
黎韓氏始倡聖賢之學而歐陽氏王氏曾氏繼之二劉氏三
蘇氏羽翼之莫不原本經術故能橫絕一世蓋文章之壞至
唐始反其正至宋而始醇宋人之文亦猶唐人之詩學者舍
是不能得師也北宋之文惟蘇明允雜出乎縱橫之說故其
文在諸家中爲最下南宋之文惟朱元晦以窮理盡性之學
出之故其文在諸家中最醇學者於此可以得其槩矣以武
魯之才正不必博搜元和以前之文但取有宋諸家合以元

之郝氏經虞氏集揭氏僊斯戴氏表元陳氏旅吳氏師道黃氏潛吳氏萊明之寧海方氏孝孺餘姚王氏守仁晉江王氏慎中武進唐氏順之崑山歸氏有光諸家之文游泳而紬繹之而又稽之六經以正其源考之史以正其事本之性命之理俾不惑於百家二氏之說以正其學如是而文猶不工有是理哉惟怠心乘之役於妻子衣食而輟置不講則其害有不可言者然吾黨處貧賤不堪之境尤當以艱貞自勵不可自夷其明此箕子所以處明夷之道也武曾聞之以爲然邪否邪相去四千里信問實難人旋之日幸賜報命并示近製以補區區之不及幸甚幸甚

與查韜荒弟書

與韜荒別六月矣前行至長洲時曾寓書左右以古文辭相

勗不審別後進德修業能直詣古人堂奧否文章之難古今
不數僕頻年以來馳驅道途幸不後君子之教然自商丘俟
朝宗南昌王于二子之外其合於作者蓋寡二子又未盡
其蘊以死僕誠痛之比來京師五方之人操翰管而高視者
何啻百計求其若二子者已不多得況夫與古人方駕者哉
旣又自念天之所以與我者未嘗有靳已則自棄而厚望於
人非大惑歟由是日取六經諸史及唐宋元明諸家之文讀
之惘然若有所遺亡而恍乎其有得也雖未敢遽附乎作者
其於二子之文蓋或庶幾焉及之所可憾者與韜荒相去四
千里無從討論得失不知是非果有當於作者否也記曰時
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今韜
荒方在壯年又樂於取友吾黨之士可語者不乏相觀而善

以底於成則惟韜荒是賴夫天之生才非必千里一賢百里一士綦布而星羅之蓋嘗聚於一境之內孔門四科遠者惟言子一人其餘類皆齊魯宋衛之士而廬陵南豐臨川近在數百里之內至眉山蘇氏乃萃於一門韜荒在吾黨試與二三子相勉無倦士貴立志志既立而業不成未之聞也然後各出其言務勿戾於聖賢而有裨世教使吾黨之文振起一境之內豈不盛哉其言之不忤恃韜荒之助我也

與高念祖論詩書

京師苦寒念祖無恙伏承手教再四諄諄以詩律下問念祖年齊於僕而謙以自牧若此又處客途窮乏之時飢寒奔走無一足以動其心惟風雅之是務是豈當世之士所能冀及者故輒陳萬一之得於左右惟高明擇之僕之於詩非有良

師執友爲之指誨也蓋嘗反覆求之其始若瞽之無相俵俵乎墜於淵谷而不知如是者十年不敢自逸然後古人若引我於周行而作者之意庶幾其遇之矣書曰詩言志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古之君子其歡愉悲憤之思感於中發之爲詩今所存三百五篇有美有刺皆詩之不可已者也夫惟出於不可已故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後之君子誦之世治之汙隆政事之得失皆可考見故不學者比之牆面學者斯授之以政使於四方蓋詩之爲教如此魏晉而下指詩爲緣情之作專以綺靡爲事一出乎閨房兒女子之思而無恭儉好禮廉靜疏達之遺惡在其爲詩也唐之世二百年詩稱極盛然其間作者類多長於賦景而略於言志其狀草木鳥獸甚工顧於事父事君之際或

闕焉不講惟杜子美之詩其出之也有本無一不關乎綱常
倫紀之目而寫時狀景之妙自有不期工而工者然則善學
詩者舍子美其誰師也歟明詩之盛無過正德而李獻吉鄭
繼之二子深得子美之旨論者或詆其時非天寶事異唐代
而強效子美之憂時嗟乎武宗之時何時哉使二子安於耽
樂而不知憂患則其詩雖不作可也今世之爲詩者或漫無
所感於中惟用之往來酬酢之際僕嘗病之以爲有賦而無
比興有頌而無風雅其長篇排律聲愈高而曲愈下辭未終
而意已盡四始六義闕焉而猶謂之詩此則僕之所不識也
而念祖以未能工此爲慮是何足道哉比得念祖所爲述祖
德詩諷詠數過深有合乎古人恭儉好禮廉靜疏達之義此
非有本者不能爲也而又謙以自牧無一足以動其心其進

於古也不難耳僕自至大同未嘗爲詩辱索新詩無以報命
謹錄雜文六首冀念祖教其不及幸甚幸甚廣平之行何日
與念祖同舟而來中忽相失不禁悵悵也

報李天生書

辱惠書以古文辭相勗足下負高世之才所爲歌詩皆必傳
之業而手教諄摯抑何其自處之恭而稱許之過也文章之
本期於載道而已道無不同則文亦何殊之有足下乃云南
北分鑣各行其志豈非以于麟爲北而道思應德熙甫數子
爲南乎僕少時爲文好規倣古人字句頗類于麟之體旣而
大悔以爲文章之作期盡我所欲言而已我言之不工必取
古人之字句始可無憾則字句工拙古人任之我何預焉乃
深有契乎韓歐陽曾氏之文不自知其近於道思應德熙甫

數子也足下學博而才富英敏果銳之氣直欲軼秦漢而上之視僕之所爲出唐宋之下宜其分鑣疾馳去之惟恐不速若僕之所期於足下則不惟不以唐宋之文強足下以所不爲亦且不以秦漢之文爲足下勸勉蓋足下之所尚者文而僕之所期於足下者載道之謂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禮曰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夫適萬里者必於周行始之有人焉以爲周行人所共由不若轉而之層崖峻嶺雖極於嵩華恒岱之巔我未見其能達也已文之不能載道何以異此僕之深契夫韓歐陽曾氏之文者以其折衷六藝多近道之言非謂其文之過於秦漢也足下試取古人而神明之勿規倣其字句抗言持論期大裨於世道人心而不爲虛發將足下所謂分者未始不合也道一而已何

南北之殊塗哉悽悽之誠忘其愚蒙而辨說於左右冀足下亮之而已

與顧寧人書

太原客館兩辱賜書贈以長律二百言久未得報去夏過代州遇翁山天生道足下盛稱僕古文辭謂出朝宗于一之上僕之於文譬猶秋蟬候蛩僅能遠去穢滓以自鳴其風露焉爾夫人所尚不同則文亦異焉足下謂僕之文異乎二子可也而豈遂過之與亟欲就見足下自訟其短既至京師而足下已去見所撰詩本音謂三百篇無叶韻自僕思之聖人復起豈有易於足下之所云乎繼見足下與武子書論苓字音義之譌證以簡子采苓之詩且廣引定之方中盧令車轄諸篇凡零令等字悉當讀若鄰足下之用心可謂勤矣然僕竊

有疑焉采苓之詩曰采苓采苓首陽之顛釋者謂苓藟也今甘草是也而枚乘曰蔓草芳苓李善注文選以爲苓古蓮字僕因是悟向者箋釋之誤蓋苓之爲蓮猶夫茄之爲荷爾蓮水花也而采於山巔五沃之土產蓮而首陽至瘠之地正以喻人言之不足信也而鄭氏以爲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豈不謬哉揚雄之頌趙充國也曰明靈維宣戎有先靈而漢書金城有令居郡則零令等字古之人類讀若憐而非鄰矣夫鄰之與憐其音雖通然亦不可不辨聞足下將攜是書刻之淮上故以是聞於左右僕之言本無足採足下試因其言而詳繹焉亦未必無小補也

報汪荅文戶部書

鼻尊不敏言行不足取重鄉里比來京師平生交游惡其姓

名之賤至有患難相援懿親相目者登其堂或避匿不出而執事無一言之介揖諸坐客之右有請必見規我以道德繩我以文章此昔人所謂知己也遂忘其勢分之隔而遽以所生之墓銘爲請執事不拒纚纚數百言述先人之行義甚備且以子厚永叔二子爲喻彝尊受而讀之始而慚旣以感泣然不知涕洟之被面也古之葬者書賵於方書遣於策後乃納之以銘銘之作必其文辭之工卓然可傳於後庶足遺其子孫而信之百世近代不然往往就爵位相次者列其名以爲榮不復計辭之工否故公孤之葬不乞銘於卿大夫卿大夫之葬不乞銘於士則夫士之不得志以歿欲求卿大夫一言以誌其墓抑又難矣往先曾祖賜葬日其神道碑例當請之宰輔是時閹寺擅政正人皆已去國在位者率非其人由

是神道之碑闕焉至先大父卒亦未克表其墓自執事銘及先人而上及於先曾祖先大父幽潛之德廉慎之節皆於執事之文信之是則執事一援筆而推賜及於數世向之所謂難者請之執事而遂得焉信夫道德文章之交其異乎流俗者相萬也辱諭書法敬聞命矣竊更有請者先母唐家本華亭考諱允恭官石屏知州生平毅然不惑神鬼佛老之說有君子之守祖文恪公萬曆十四年賜進士第一人以禮部侍郎掌翰林院事卒贈尚書予謚匪特朝有正人之目所著家訓東南巨室以爲圭臬其地閥官世例得書顧執事略焉願得附書之不勝幸甚

報周青士書

久不得足下書客自京師郵致一通發函誦之喜溢顏面至

及交道之薄抑何言之悲也足下平居急人患難至稱貸益之自僕里居時已有竊笑足下之愚者今坐困若是恒人之情方益誚訕之不置又誰援足下於阨者邪雖然足下其無患孔子曰富而能及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矧足下昔未嘗富而皇皇以及人爲念天雖欲長貧足下得乎足下但肆力文章勿以貧賤戚戚來教云吾黨數人漂轉四方天自韜荒武曾類皆有所遇合而聽聞之謬謂僕以古文辭傾動一時比之不龜手之藥其業則均而泝澣洗封侯有異則僕誠有所未安僕頻年以來馳逐萬里歷遊貴人之幕豈非飢渴害之哉每一念及志已降矣尚得謂身不辱哉昔之翰墨自娛苟非其道義不敢出今則徇人之指爲之惟恐不疾夫人境遇不同情性自異乃代人之悲喜而強效其歌哭其有肖焉

否邪古之工於此者莫若陳琳阮瑀工而多者莫若劉穆之
然傳於今者特少則以當時雖歎其工而之三人者終未慊
於心以爲不足傳而棄之者多也至徐幹懷文抱質有箕山
之志自出其文爲中論傳世最久儒者取焉然則欲文之工
未若家居肆志者之獨得矣足下方登古人之壇場而左右
之於以裂土封侯蓋無不可若僕者乃所謂泝泝洸焉爾與
足下別六年未得歸聞足下困阨不能救私心負疚無已束
修之入聊分銖兩爲卒歲之需傳天自己歸足下試取酒飲
之告以鄙言則不特爲足下勉之而已

荅孫侍郎書

昨酒間以玉劒相示彛尊疑不能決歸而中夜輾轉思古經
籍所載未之或聞疑古琰圭之屬因作釋圭一篇以獻先生

不罪其妄賜之手教甚溫殆孔子有取狂簡之遺且赧且悚
欲默而不言慮無以荅循誘之盛心故敢復奏記於左右來
教云圭下不應有一孔考鄭康成注周禮謂以組穿聯六玉
溝瑑之中以斂尸賈公彥疏其義則云六玉兩頭皆有孔又
於兩孔之間爲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爲睂瑑而圭亦在六
玉之中則其有孔不足異也來教又云元人大朝會陳玉斧
於酒海前斧亦殷時物斧可玉則劒亦可玉夫彝尊之致辨
非劒者以玉劒之未見於經也若玉斧則記有之矣明堂位
曰朱干玉戚注以爲戚斧也春秋傳曰鉞鉞鉅鬯詩曰干戈
戚揚釋者以戚爲斧以揚爲鉞蓋其大小異名則元人所陳
正記之所云玉戚是已彝尊不學狃於章句六經之所無者
不敢遽定其有伏惟先生深思好古當世博物之君子無以